

憶

憶

異鄉人

夜深了，俯伏牀上，妹妹早已進入夢鄉，沙沙的風嘶混著車子的叭叭聲，四周都是淡然，沒有半點異樣，但我卻禁不住讓淚水沾濕了枕，思潮起伏下，竟敵不了倦意，朦朧中作夢去了。

晨曦，陽光透過窗子，映照在眼簾上，我帶著惺忪的睡眼望那藍天，我惘然了，黑夜之神已悄然離開。烈日下，碧空上，我隨那張鐵翼奔向天際，離了生於斯的港灣，別了長於斯之吾家。

甫出了閨門，從人群中找尋素未謀面的表姊，好不容易才碰上。坐在中興號的巴士，音樂冉冉送來，表姊逗著我說話，她告訴我台灣

的風俗，讓我描繪香港的樣子、習慣。我說著艱澀的廣東調國語，良久才表達出意思。車子開上了高速公路，又駛進台北市，路旁的屋子隨著輕風奔馳著，偶而才遇上較魁偉的大樓，回想香港，五十二層高的康樂大廈（Connaught Centre），傲然矗立在中區，頓然是強烈的比照。黃昏、街燈貽動它那明亮的眼珠兒，路上遍佈著田園風味，一切都很寧靜、淡泊、柔然……

註冊的前天，初抵學校，便被「仁慎廉勤」四字吸引住了，校園的路上種著高大的樹木，正象徵著它們在不朽的歲月中成長。圖書館

前，半環狀的池塘，小魚輕快的游著，那飽經風霜，早已磨至平滑的石塊，環抱著池水，一景一物，皆欣然盪漾著喜悅的微笑。

開課前的學生宿舍，荒蕪像片沙漠，彷彿走進渺無人煙的陸州，數天下來，這兒只住著僑生。夜裏，那份寂寥、空虛、縹渺的感覺都不期然浮現腦海中，復又想起爸媽臨別的叮嚀，且讓夜幕遮蓋了白天，心底罩著一股愁緒怎堪排遣。

微風，秋意，喚醒了宿舍，迎接著每張可愛的臉孔，衆人魚貫走在廊上，興高采烈地交談著。晚上的校園都熱鬧起來，不絕的迎新晚

會，把開學的氣氛帶進了高潮。我們冠上新鮮人（freshman）的雅號，享受十字花城下的生活。

最後的一節課都過去了，大夥兒忙著往自助餐店跑，也許在香港，你正品嘗著一頓下午茶，喝著咖啡，吃著糕點。有天，你跑在香港的街道上，看到的是川流不絕的汽車，腳踏車就比不上台灣的常見。看那駕駛者穿著洋裝，化著粧來，竟堂然駛過馬路，這兒實在是司空見慣。（在香港是很少有女

孩子駕機車的）。校外傳來清脆的音樂調子，立刻想起在香港那專賣冰淇淋的車子，可是你會遍尋不著，只看到那些工人忙著把廢物運上垃圾車來……畢竟兩地都具有不同的景緻。

每天，我們都在適應著新生活，忙着學業、功課，但在日子的背面，卻認識了更多的「新鮮人」，雖然我們隨著這股潮流改變生活的習慣，但我依舊懷念那港灣的風緻，韻味，和那擠迫，恓恓遑遑的生活節奏。

嚴冬已過，春在呼喚，搖響了屋角的風鈴，在春的脈搏裏，每一下都跳動著爽朗的音符。度過一百二十天的白晝與黑夜，中間夾雜著忙碌的考試天，深切思家的寂夜，歡愉難忘的時刻……只是平凡的日子，偶然泛起了漣漪。

夜幕籠罩著大地，四周依舊是平淡，心境百般興奮的睡在軟綿的床上，我已歸家，又憶起那些的冬天中倘佯的日子……

夜，把我帶進了夢鄉。